

杜海怀◎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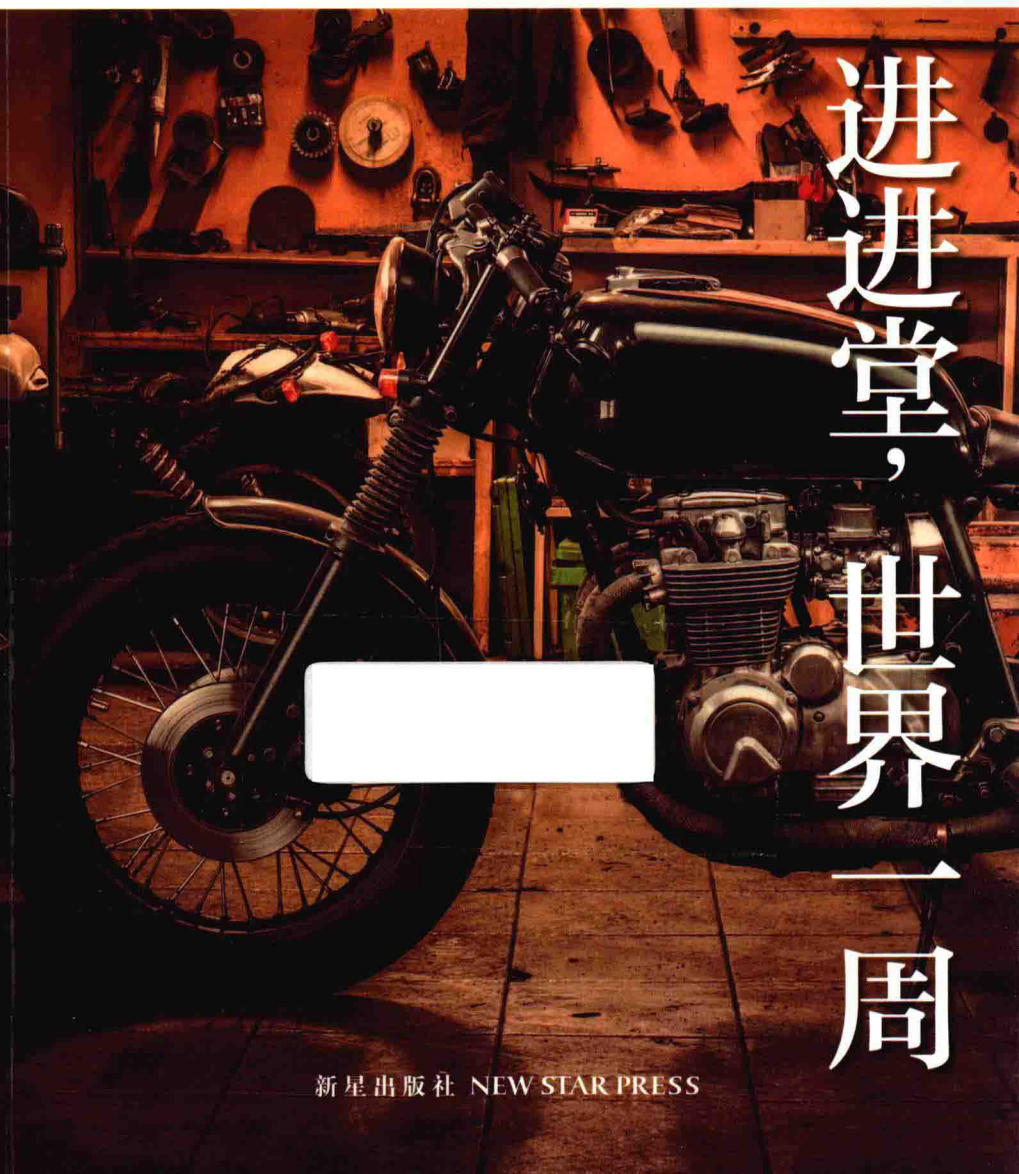
岛田 庄司

Shimada Soji

进进堂， 世界一周

在浪漫京都的百年咖啡馆里
御手洗洁带你踏上环游世界
一周之旅！

岛田庄司深情剖析世间百态
谜团与哲思共存的奇幻游记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进进堂，世界一周

(日) 岛田庄司 著

杜海怀 译

SHINSHINDOU SEKAI YISSHU TSUYIOKU NO KASYUGARU

by Soji Shimada

© 2011 Soji Shima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进进堂, 世界一周 / (日) 岛田庄司著; 杜海怀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05

ISBN 978-7-5133-2075-7

I. ①进… II. ①岛… ②杜…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5945号

进进堂, 世界一周

(日) 岛田庄司 著; 杜海怀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严 严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一版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075-7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目 录

1	进进堂咖啡 1974
23	谢菲尔德的奇迹
69	归桥与悲愿花
165	追忆中的喀什
252	后记

进进堂咖啡 1974——

本人名叫阿悟，失学浪人一枚。现寄宿于京都的产宁坡中段偏上一点的一户人家里。眼下，本人在一所高考补习班上学，目标是考取京都大学。虽说于我而言，最终能否顺利考取京大是个未知数，但还在乡下时，京大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正是这个目标支撑着我拼搏到现在。

再有便是对京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倘若这里不是京都，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这前途未卜的补习生活的。从石板路的坡道上可以眺望到的五重塔的远景；伴着时而飘入耳的钟声，从石板坡走下；市营电车从坡下延伸的石板路经过产生的振动感……这一切的一切都令我为之着迷。这便是我大爱的古都——京都！真想永远待在这座城市！

我为京都痴狂的理由还有一个。在京都大学边上，有一间咖啡屋——“进进堂”，这里是京大的学生经常逗留谈天的地方。在“进进堂”，我认识了一名京大的学生，和他聊天是一种享受。

这人每天大抵（午后）三点过后就会出现在店里，所以我便每天下午三点一过就赶去咖啡屋。那种感觉就像要去见补习班的老师。不，应该说比去见老师还要开心，是一种兴高采烈的心情。

和他聊天的时候是最棒的。我们每次都是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聊起，然后话题便像长了翅膀——真心有这种感觉——瞬间便飞越了大海。然后，心就如鹰隼般在全世界遨游。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感受啊！对于我来说，如此的心路旅程平生还是第一次经历。

起初我和他聊到的都是些，诸如如何考取京大呀、日常生活有什么烦恼呀之类的话题。后来我们渐渐不聊这些了，话题变得越来越自由奔放。我们不再聊无谓的个人烦恼。因为我发觉，比起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我可以从他那里听到更多更有意义的趣事。

御手洗君——这是他的名字——那时，他刚从环游世界的流浪之旅归来。只要我想听，他便会尽可能多地告诉我旅途中的种种奇妙经历。他说的趣事是那么引人入胜，我总是听得如痴如醉。

御手洗君总能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我完全走进了他所描述的世界，时而在故事里欢欣鼓舞，时而在故事里痛苦煎熬。他口中那陌生的异国风景是那么栩栩如生，仿佛就在眼前。听着他的描述，我总是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目前为止，我还没去过国外的任何地方。而此君却仿佛已走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他去过许多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街头，都是些或许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然而，他却对居住在那些地方的人们的生活了如指掌。仅凭这点，就已令我惊如天人。

对于我而言，外国就好比是那遥远世界尽头里的一颗未知行星。如果只是看风景倒是可以从相片上看到。就算是火星上的沙漠，我们也一样能从相册上看到它的模样。我时常会浮想联翩：外国到底会给人什么感觉？那里泥土的颜色、大海的颜色应该都与这里的有所不同吧？那里空中弥漫的气息，还有植物叶子的颜色，也会多少与此地的相异吧？如能亲眼所见，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滋味呢？

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到那些地方看看吧？——可说实话，即便偶尔有这种想法冒出来，我也感觉很不现实。因为高考名落孙山，

明年能否顺利考取京大我也完全没有把握。每次想到这里，我就特别悲观失望。

御手洗君对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旅游胜地仿佛很不感冒，能有幸出现在他话题中的，都是些位于印度、中国、南美洲这种地方的一些完全不知名的小村庄，抑或是位于大自然正中央的某个高原部落。

一到晚上，月光便成为照亮这些村庄和部落的唯一亮光。然而那里的人们却丝毫不会恐惧，他们都是那么热爱生活，人人安居乐业。御手洗君一聊起他们，便有说不完的话。

我也总是听得入迷，仿佛能从他的话里闻到陌生的风的味道，能从他的话里感受到那些晒着日光浴的外国人的头发散发出的气味。我尤其喜欢听御手洗君谈论那些与自己同龄的年轻人的生活。从他的话中，我明白了，原来一直被我当作外星人的他们居然也如我一般思考问题；在生活中他们居然也怀揣同样的情感；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这一点我本来早就该知道的，可事实上却又什么都不明白。

都是些我从未听说过名字的、位于世界各地的边边角角。居住在各个街头角落的人们的欢喜与悲伤，还有他们无尽的烦恼，都会让我坐立不安。每次回到宿舍，我就一个人抱着膝盖，回想白天听闻的一切。我发现和他们相比，自己所谓的那点烦恼是如此不值一提，我告诉自己再不努力可不行了。

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日子。京都的冬天奇寒，眼看着就要下小雪了。进了“进进堂”，我不由得深吸一口气，感觉身心都冻得蜷缩在一起了。这一天，我和御手洗君没有聊海外的那些事儿。我只聊了些以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我想今天的话题之所以没能插上飞翔的翅膀遨游世界，大概和屋外的严寒，以及我染上风寒、有点头疼有关。

“今天我有点感冒……”我对坐在对面的御手洗君说道。

“是吗？我也是。”御手洗君应道。

我有些吃惊，因为没想到御手洗君居然也会感冒，这点太出乎意料了。要知道他可是京大医学部的高才生。

“你喉咙痛吗？”御手洗君问道。

“嗯，痛。”我好像在回答医生的提问。

“这款维克斯的咽喉喷剂挺管用的。”说着，御手洗君从口袋里拿出了个小瓶给我看，然后随手往餐桌上一放，说道，“这可是美国产的，这样用。像这样，直接喷到喉咙里就行。”

随后，御手洗君拿起小瓶，在我面前张开嘴，实际操作了一遍，演示给我看。

“你也试试。”说着御手洗君便把小瓶子递给我。我接过瓶子，学着他刚才的样子，张开嘴，将喷剂照着喉咙深处“咻——”地喷了一下。

“怎么样？”御手洗君问道。

“好辣。不过感觉真的起作用了，现在舒服多了。”

“哦，管用就好。”御手洗君说道。听到这话的瞬间，我感受到某种情感的撞击，说不出话来。不，或许该说我受了刺激，一下子走神了，什么也说不出。我咕嘟一声咽下口水，连同那股子药味一起吞下。

看我不说话，御手洗君问道：“你怎么啦？”

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这药，还没进入日本吗？”问这话的感觉更像是在拖延时间。

“还没。”御手洗君摇了摇头说道。

不经意间泪水已浸湿眼眶，为了不让对方发觉，我微微地低下了头，忍受着心底旧伤撕裂的痛楚。

“啊，好令人怀念的味道！”我只说了这一句，便抬头望向窗外，因为感觉不知还能再说点什么了。视线越过马路，可以看见京大的校园，校园围墙内的树木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

一股怀念的感伤唤起了我的眼泪，同时融化了我伤口上的疮痍。看了好一会儿窗外的景色，我的内心才重新平静下来。

“我生长在日本海沿海的S市。”话音刚落，我的眼前便浮现出家乡那贫穷小渔村的光景。

港口附近到处都是打捞乌贼的渔船，除此之外便一无所有了。我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破落港口的街角经营着一家小工厂。小时候，我就认定自己将来不是接手父亲的工厂，便是去打捞乌贼的渔船上当渔夫。

“但我不觉得我能在一个停满打捞乌贼的渔船的码头当一个打捞乌贼的渔夫。”

“为什么？”

“没什么明确的原因，就是总有这种感觉。不过我挺喜欢在码头上看渔船的，所以经常去码头，一个人久久地看着渔船。有时候也会突发奇想，说不定这样看着渔船，哪天自己就能喜欢上渔船了，然后，没准儿就能下定决心当一名渔夫了。”

“你那时很需要下那样的决心吗？”

“因为我爸说了，他那个工厂我不接手也罢。”

“这样啊。”

“我喜欢看变天前、起风时，那漾着些许波涛的海面，那会儿渔

船们会随着波浪起伏，兀自上下摇晃，看起来就像停在晃动的电线上休憩的乌鸦。而遥远的大海那边却向阳背风，阳光熠熠生辉。每到这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也能搭上渔船，将渔船驶向那阳光明媚的地方，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我看了一眼御手洗君，只见他频频地点着头。

“可我终究还是没有勇气成为一名渔夫。”

“哦？”

“那些和我打招呼的渔夫总让我觉得态度莫名其妙地嚣张，感觉比较粗俗，老把人家当傻瓜看。”

“是吗？”

“渔夫们一点都不懂得客气。为什么他们总是那么傲慢？这种态度有何意义吗？因为我理解不了，便也无法尊敬他们。由于常去码头，我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海边有一家装修得很别致的美式快餐厅。餐厅的壁板喷成白色，一根写着英文‘FISHERMEN’S’^①的红色霓虹灯管嵌在白色的壁板上，非常醒目好看。或许这家餐厅和它身后的大海是这个渔村唯一有点像你所描绘的外国的地方。”

“哦。”

“只有到了夕阳西下的日落时分，餐馆的霓虹灯才会点亮。为了看它，我有时会在餐厅附近的石头上坐下，等候日落。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照耀着餐厅，显得格外美丽。待到太阳全落下了，天黑了，餐厅便更有外国的味道了。”

“这样啊。”

“我希望看到这样的风景。因为没出过国，我便深信不疑所谓的

^①意为“渔夫之家”。

外国就应该是这种感觉吧。”

“也就是说，对你而言，那里就是你的第一个外国了。”御手洗君说道。

“可以这么说吧。餐厅里时不时飘出隐约的爵士音乐，我总觉得那里就像是通往外国的人口……再仔细想想，其实现在这个地方也让我有这种感觉，进进堂。”

“你还真喜欢外国啊。”

“很想去看看。非常非常想。哪怕是偷渡也想去看看。”

“像高杉晋作，还是新岛襄？^①”

“对了，我觉得 FISHERMEN’S 像外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哦？”

“日落后，餐厅里的灯便亮了起来，从窗外可以看到餐厅里的样子。还可以看到收银的女生。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第一次见到她我便被惊艳了，真的很漂亮，就像女明星。”

御手洗君听后点点头。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那家餐厅以及它的四周感觉像外国。亮堂的店面，整洁的环境，感觉特有品位，好像会发光。”

“外国可不一直都是整洁的哦。”御手洗君笑着说道。

“不会吧？”

“是哦，到处是灰尘、破旧脏乱的地方占了大半。”

“就没有干净的地方吗？”

“像电影里拍的那样？有倒是有的，不过那种地方是有歧视态度

①高杉晋作是日本幕府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热情地学习和传播洋学，曾到海外学习，其中包括两次前往中国。新岛襄被称为近代日本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开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同志社大学。

的。歧视、自尊和道德心其实都是一回事儿。”

“啊？你说歧视和道德心是一回事儿？”我有点震惊。

“住在干净地方的女人会不可避免地嫌弃那些其貌不扬、不爱收拾垃圾等污秽物、行为懒散的人。美国人权运动的根本障碍就在于此。不过，这里有很多主观感性的成分，并非冷静观察、论证思考的产物。”

“你指的是什么？我不太明白。”

“你去过猪圈吗？”

“去过。”

“脏吗？”

“不仅脏，还很臭。”

“那么你不觉得猪是不洁的吗？”

“觉得。感觉它和狗啊猫啊的不同。”

“其实它们都一样。让猪呈现出不洁形象的是人。猪是杂食动物，于是很多人会将自己吃剩下的食物倒到猪圈里喂猪。是人主观地认为猪乐意这样进食，但这并不是猪自身的喜好。”

我认真地思考着御手洗君的话。

“无论外表多么干净整洁的人，如果一开始便被他人先入为主地认为他长着一张不洁的脸，或是长着一张貌似小偷的脸的话，这个人就会很容易遭遇歧视。而一旦这种对事实真相的扭曲发生了，便意味着人种歧视的开始。”

“黑人？”

御手洗君点了一下头。

“歧视他人的一方通常都有很强的道德感，而且通常女性居多。你看家里负责打扫卫生的多数是女方吧。那么她们会将那些不守规

矩、乱扔垃圾的人视为歧视对象便无可厚非了。”

“是这样的。”

“可对有些守规矩的黑人，她们却也一样不加甄别，仅凭外表就乱下定义。这就构成人种歧视了。人是可怕的、自以为是的生物。能敏锐地察觉他人的疏忽，对于自己对弱者的傲慢与偏见，却能调动各种理由和说法辩解。如果他们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更容易变得错综复杂，莫衷一是。这便是所谓的社会结构了。”

我默默地思索着御手洗君的话，却还是似懂非懂。

“难不成渔夫们会态度嚣张也是因为这个？”

御手洗君听我这么一说，不由得笑了。

“在日本，年轻人就是受歧视的对象。而渔夫们所持有的优越感是他们活着的力量。话说，你和那个收银的女孩儿后来认识了吗？”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是在外面看着她。因为高中生是不允许一个人进入有含酒精类饮料出售的餐饮店的。不过 FISHERMEN'S 虽然离学校很远，离我家却很近，而且菜单上还有咖喱饭、菜肉蒸饭之类的，所以我一直想进餐厅点一次餐，可就是鼓不起勇气。”

“哦，然后呢？”

“有一天，我在码头，天突然下起雨来。我便躲到餐厅的屋檐下避雨。这时一个声音问道：‘没带伞吗？要不要进来坐？’”

“有人在和你打招呼？”

“是的，我一看，店门开着，那个女孩儿就站在门边。”

“哦。”

“她对我说现在店里没有客人，我可以进去避避雨。”

“哦，很热情嘛。”

“非常热情。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如此热情地对待。眼前

的她真如图画中的美人一般，比我往常在外面偷看时还要漂亮几分。我还闻到了女孩儿身上芬芳的香水味，夹杂着雨水的气息，感觉就像在做梦。那画面很像电影里的镜头。”

“那你进店了吗？”

“进了，一进店门，扑面而来的便是卡朋特乐队的音乐。餐厅的室内装修也很酷炫。因为店里还没有其他顾客，她便陪我一起坐在餐桌前，和我说了好一会儿话。她人可真好，很爱笑，我们聊了很多，直到雨停为止。”

“哦。”

“后来雨越下越大，在店里都能听到屋外的雨声了。再到后来，如果不提高嗓门，我们甚至听不清彼此的声音。好像两个人在分享一段秘密时光。太开心了。”

“你们聊了什么？”

“聊了学校、家里，还有个人的事。”

“是她问的吧？”

“对。她名叫美纱。后来我肚子饿了，还吃了咖喱饭。”

“好吃吗？”

“还好，其实味道也就算一般吧。她说咖喱是从厂家打包入罐后再配送到店里的，只拿它来搭配各种菜式。”

“她居然和你说这种大实话。”

“是，她什么都和我说。所以那次之后，我便经常去 FISHERMEN'S。”

“你朋友也会和你一起去吗？”

“我没告诉朋友。其实在那附近我就没什么朋友。”

“这么说，你总是一个人去？”

“是的，一个人。话说餐厅里的音乐真的很好听。”

“是什么样的音乐？”

“西洋音乐。”

“爵士？摇滚？”

“都有。我那时又想听餐厅里播放的音乐，又想吃那里的咖喱饭，所以总是一放学回家就又马上出门到 FISHERMEN’ S 吃咖喱饭，和美纱聊天。因为那个时间段餐厅还没啥客人，所以美纱也很高兴我去。”

“在乡下的渔村，这样的店一定很稀罕吧？”

“确实如你所说。美纱去过国外，她说她在国外的時候碰到了一家理想中的餐厅，还拍了好多那家餐厅的照片。回国后她以照片为参考，按心中所构思的样子开了现在这家 FISHERMEN’ S。美纱还让我看了她当时拍的照片。话说那些美国餐馆还真是好看啊。”

“哦，她还挺厉害的，能拥有这样一家店。她年纪还很小吧，美纱？”

“嗯，才二十几岁。她说原先她妈妈在这里开了间杂货店，后来她妈妈回娘家了，娘家离那儿不远。”

“这样啊。”

“我每天都去店里和美纱聊天。慢慢地，我发现内心开始痛苦起来……”

“怎么回事呢？”

“因为美纱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眼前。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上体育课时，抑或在家自学或者早上起床的刹那，还有睡前躺在被窝里的时候……她的身影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一想到她，我就觉得呼吸困难。”